

古今医案精选 卷三

李文清齋

滑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古今醫案按選卷三

嘉善俞震東扶輯

定州楊照藜素園評

杭州王士雄孟英選

會稽董金鑑鏡吾校

左關
瘡

性炎
膺治一僧案

怒氣
治一中年男子案。

藥反

一五十餘歲嗜酒吐血。舌不能言案。

承經按三條皆治舌瘡非喉瘡也。首條化痰通竅是實證次條傷寒五七日神昏而瘡。豈無實熱證用大黃黃連石膏者耶。而猥云作體虛有痰治之。魏注云恐熱傳少陰心經。此案未可為訓。極是但細讀之案中不載舌乾苔黑便祕煩躁等證。則所謂神昏者。身熱人靜而默默耳。豈必有欲言不能言之狀也。其脈必濡滑無力也。參者水服之數日病無進退即可知其對證。觀於十二日舌始語得一字又半月而舌能言。熱乃退。全繪一虛證情形矣。凡遇傷寒舌瘡者宜以此條尋繹之。勿竟以陶氏熱傳手少陰心經。備侗為治。第三條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是虛證無疑矣。渴飲水脈帶數不與滋陰而與參水見識豈不高哉。

又治一人遺精後失音案。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風寒食酒肉遂厥氣走喉病暴瘡與父足陽明別之豐隆二穴各三壯足少陰照海穴各一壯其聲立出信哉聖經之言也仍以黃芩降火為君杏仁陳皮桔梗瀉厥氣為臣訶子瀉逆甘草和元氣為佐服之良愈

一婦人力田辛苦復飢甚飲食驟飽倦臥半晌醒後忽瘡啞不言如是者二旬餘矣高鼓左關曰勞倦傷脾飢飽傷胃陽明之氣遏而不升津液不行貢門壅澀故語言不能出加性炎中益氣湯十大劑與之偶午睡覺通身汗下言語如常

怒氣 按脾足太陰之脈連舌本當云飢飽傷胃責門壅澀勞倦傷脾脾氣陷而不升不能藥反承誤冒行其津液故語言不能出補中益氣升舉脾陽則津液行而汗出周身瘡亦遂愈也

張路玉治王惟一案。

俞按此四條皆是喉瘡而治法各異其異處仍合於古訓切於病情故能取效若今人之用叫子蘆衣等物雖若新奇而與病無涉效何由得

放噏

李士材治史明彝經年放噏歷治無效自謂必成虛勞李曰不然脈不數不虛惟右寸浮

大而滑是風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彌盛用麻黃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紅蘇子五劑止十劑全愈

孫東宿治許卓峰。多酒多怒人也。上吐血下瀉血。效嗽聲啞。醫皆以為瘵。孫診其脈。左關弦大。右寸下半指。疊疊如薏珠。乃曰此有餘證也。病由嗜酒。酒屬濕熱。助火生痰。火性炎上。迫肺不降。積而生痰。壅於肺竅。以致失音。此痰壅之啞。非肺痿之啞也。性又善怒。怒氣左關不降。積而生痰。壅於肺竅。以致失音。此痰壅之啞。非肺痿之啞也。性又善怒。怒氣反性炎。故血妄行而不歸經。以致吐血瀉血。法宜清熱開鬱化痰。導血歸源。若滋陰之藥。反怒氣塞而益其熱。聲音何由而開。况血隨氣行。氣不清血又何得歸原哉。雄按此與承漢之論錯。經妄極。

五乃用滑石青蒿解酒熱為君。貝母鬱金梔子香附開鬱為臣。杏仁桔梗丹皮丹參藥。反

承漢甘草化痰清血為佐。服十帖。血果止。又以貝母一兩。童便浸一日為末。柿霜等分。時抄舌上化下。五日而聲音爽矣。

張路玉治吳佩玉女案

俞按張公此論曲盡時醫醜態然謂表藥必兼桑皮芩粉。血證必用犀角地黃。恐不致衆人皆醉如此。至於病隨藥變實有其事。所以古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謬。若欲見病知源。投藥輒效。隨其寒熱虛實。應以溫涼補瀉。不執一法。不膠一例。變化生心。進退合轍者。其惟丹溪乎。丹溪則藥隨病變。病隨藥愈。甯有病隨藥變。藥為病因之理哉。臨證指

南咳嗽門方法大備。溫涼補瀉皆全。而輕鬆靈巧處。與丹溪未易軒輊也。

喘

孫文垣治凌繹泉年已古稀。原有痰火之疾。正月初旬因勞感冒。內熱咳嗽。痰中大半是血。鼻流清水。舌胎焦黃。芒刺語言强硬。不清。二便不利。喘急。礙臥。亦不能仰。以高枕安之。日惟額伏枕上而已。醫治半月不效。孫診之。兩手脈浮而洪。兩關脈滑大有力。知其內有積熱。痰火為風邪所閉。復為怒氣所加。故血上逆。議者以高年見紅脈大發熱為懼。孫曰。此有餘證。諸公認為陰虛而用滋陰降火。故不瘳。法當先驅中焦痰火積熱。後以地黃補血等劑收功可也。乃以桔梗石膏各三錢。半夏。鞠橘。紅桑皮。前胡。杏仁。酒芩。蘇子水煎。沖蘆菔汁一杯。一劑而血止。次日診之。脈仍浮而洪大。尚惡寒。此因先時不解表。竟用滋陰。又加童渴降下太速。以致風寒鬱而不散。故熱愈甚也。改以定喘湯。一劑而喘減。二劑而熱退不惡寒。再診之。兩手浮象已無。惟兩關脈鼓指。此中焦痰積膠固。不可不因其時而疏導之。以清中丸同當歸龍葛。凡共二錢。進之其夜下稠粘穢積甚多。余憶丹溪有云。凡哮喘火盛者。白虎加黃連有功。正此證。對腔法也。與十劑外。以清中丸同雙玉丸。夜服。調理而安。

俞按。此人以富貴之體。古稀之年。不能臥。又半月之久。亦甚危矣。乃竟用消痰發表清

火行滯重劑收功可見病無一定之局祇恐棄活著而走死著又防活著認得不清必以半攻半補不攻不補為持重之法仍是死著也

張路玉治孫起伯肺脹案

又治一厄案

俞按此方加減最巧上案用七氣湯成方亦巧觀其論脈溯因而細心體貼之乃知其巧

繆松心治嘉善范某哮喘已久向服金匱腎氣時效時不效繆曰伏飲內踞有年明是陽衰濁乏但綿延日久五旬外痰中雜以血點陰分亦漸損傷偏剛偏柔用藥兩難措置彷彿六君煎意用熟地炭四錢當歸炭青鹽製陳皮各一錢茯苓淡菜漂杏仁去皮尖鹽水炒各三錢炙草四分川貝一錢五分半月後復診晨用金匱腎氣丸以治本晚用苓桂术甘加味以治標生於朮米泔浸切片曬茯苓鹿脊骨用麻黃四錢煎湯炙各三兩粗桂木曬八錢半夏炒二兩炙草六錢杏仁霜一兩六錢北細辛三錢曬水泛丸此證向來背脊惡寒甚則哮發服此方而畏寒除隔三年忽起淋濁壅中脹痛繆曰此新病以濁而出壬為正治但素有痰飲滋膩之品傷陽助濕究非所宜當變法治庶與本證無礙羊脊骨五錢小木通一錢鹽水炒黃檗三分赤白茯苓各一錢半甘草梢水飛辰砂調各五分三

劑淋濁即愈半年後改定丸方曰飲踞中焦歷年已久前主溫煦太陽寒水之臟與病機極合用藥可無事更張第溺管有精淋由來已非旦夕雖云腎氣不堅所致其降多而升少亦非所宜

雄按然則前云三劑即愈者雖愈而未全愈也未必不是多服桂附所致

今造一方以兼顧之嫩毛鹿角鏹二兩

羊脊骨炙黃打碎生菟絲子曬生於术米泔水浸曬乾茯苓曬各三兩北細辛曬蜜炙麻黃各三錢生黃耆皮曬杏仁霜炒黃半夏各一兩五錢粗桂木七錢曬炙黑甘草五錢橘紅一兩曬為末用薏苡仁煮漿糊丸後隔數年已六旬餘換丸方用熟地水煮四兩歸身嫩毛鹿角澤瀉炒半夏炒黃各一兩五錢茯苓生白术米泔水浸曬乾羊脊骨炙黃打碎杏仁霜各三兩橘紅曬一兩炙黑甘草五錢熟附子七錢淮牛膝一兩四錢生左蠟研細水飛二兩北細辛曬三錢蛤蚧兩對去頭足炙為末薏苡仁煮漿搗丸

俞按所用諸方攝納腎陽溫通督脈疏利肺氣開豁濁痰標本悉能照顧巧更極矣宜

乎服之而宿疾全瘳

雄按哮喘屬虛寒者可仿此案設法

喘脹

羅謙甫治一貴婦年踰五十喘案

程明佑治張丙案

王中陽治富翁喘而囊餒腫案

江隣列

俞按喘而兼脹病勢亟矣必非輕劑所能治此三條是實證治法若虛寒證當重用桂附如天真丸黑錫丹金液丹之類皆可類推不得以五子五皮況香椒目等為穩當法也

腫脹

俞東扶曰千金方云凡水病忌腹上出水出水者一月死故水分穴可灸不可鍼惟水溝穴可鍼也而今有專門治腫脹者用銅管子從臍下刺入出水如射頃刻盈缶腹脹即消以此水露一夜明晨視之浮面者是清水中央者是淡血沉底者是脂膏蓋病者清濁不分氣血皆變為水決而出之去水即去其氣血也雖一時暫快或半月或一月腫脹仍作再鍼之亦死不鍼之亦死矣孫真人之言預知有此詭術耳

楊曰曾親見一人如此而死

孫一奎治馬二尹年五十五過食鰻肉捲餅心腹脹痛市醫遽用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增繼至者以木香檳榔丸大小承氣湯連服十日脹痛益甚粒米不進大便並不大小水亦僅點滴後醫以硝黃不效雜進備急丸白餅子十棗湯黑白丑之屬服數日不惟大便不行併小便點滴亦無矣脹不可言眾醫大叫稱怪一人為父中脘三十壯毫不為動因斷三日當死孫至觀其色蒼黑神藏不露聲音亮腹大如覆盆不能反側診其脈兩

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力詢其病源閱其前方駭然以為未聞未見也因思一治法先進香砂六君子湯參术各用二錢眾醫皆驚謂中滿脹痛二便俱閉如何用補況蒼黑之人尤忌參术乎孫曰此非鼓脹證乃內傷證也當始傷時猶在上膈法當用吐經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不用吐而用下藥以傷其脾脾傷則失運動之職是以愈下愈傷愈傷愈脹脾氣全然不動藥亦全然不行矣故用六君子以醒其脾香砂以助其運動再用吐法吐出前藥始有生機此方非治病乃治藥也且余非慮其大便不行獨慮行之不止耳醫謂求其行而不得何以不止為慮孫曰君試思常人能服硝黃幾何巴豆牽牛幾何今幸其未行藥性未動尚可為計一行而諸藥性動譬水底漏其中能蓄點滴否醫又云多服下藥而大便不行何也孫曰此易知之始為食傷繼為藥傷所傷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損故兩尺脈尚有神氣難經曰人之有尺如樹之有根也內經曰腎者胃之關蓋腎主二便觀其色蒼黑神藏氣固皆由根本未動賴此猶可為耳服藥後腹中大痛孫謂藥力已動改用參蘆防風蘆升麻桔梗各三錢煎服少須用鵝翎探吐之前服藥物一涌而出數十碗寶丹一帖以溫中氣未申間腹中汨汨有聲濁氣下流頃刻腹中寬數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略通孫即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薑三錢茯苓二錢陳皮一錢木香甘草各五分

今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繼至。脹痛漸減。次日大便濁十餘次。因以是方煎丸。並進計濁七十二日。服人參二斤餘而收功。

俞按喻氏治袁仲卿子以理中湯運轉前藥可與此案類頗

張路玉治王庸若案。

李瀕湖治士人妻案。

俞按金液丹神秘湯人所罕用。而善用之則各奏奇功。因思古方具在簡策。特患尋不著。對頭帽子耳。又按神秘湯乃生脈散合二陳湯去麥冬茯苓。加紫蘇桑皮桔梗檳榔。以生薑三片為引。施於此證恰好。加麻黃更好。並非八十三分通行之帽也。

不寐

俞東扶曰。肝膽之不寐易治。心之不寐難瘥。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鏡。皆陽氣盛則瞑。目陰氣盛則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之不寐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挂。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輾轉牀蓐。必求

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未逮。

楊曰二法最妙確實可行非懸揣之談

怔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眾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草附等藥未決脈之虛大而數曰是猶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一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高果齋治鐵塞庵怔忡不寐心脈獨虛肝脈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還鄉寇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遂用生地麥冬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補心丹常服全愈

顛狂

葉天士治嘉善米懷音初患顛狂醫用清疫清火藥而愈越三年復發消疫清火不應用

天王補心丹而愈。越二年又發。進以前二法皆不應用歸脾湯而愈。越一年又發。發時口
中嘒嘒叫號。手足牽掣。搐掉如線。提傀儡。卧則跳起如魚躍。或角弓反張。其喊聲聞於屋
外。而心郤明白。但以顫掉之故。口欲語已將唇舌嚼壞。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則神識昏
瞀。語言謬妄。又半刻而發。如前矣。吳某用人參鹿茸肉桂熟地龍齒青鉛遠疾等藥服之。
甚相安然。匝月不見效。葉診曰。渠用貴重之藥。必自信為名醫。但多費病家之財。與病毫
無干涉。即庸醫也。吾以輕淡藥二十劑。當減半四十劑。當全瘳矣。因叩其掣掉。則心明止。
則神昏之故曰。操持太過。謀慮不決。肝陰膽汁兩耗。陽蹻陰蹻脈空。風動非虛。寒也。用白
芍萸肉各一錢五分。白石英小麥南棗肉各二錢。炙草五分。病人見其方。殊不信。旁人亦
以藥太輕淡。併兩帖為一帖。服十日。病減半。二十日果全愈。後遂不發。

夢遺

葉天士治項某夢遺。色黃。食少。腹脹便溏。用生菟絲覆盆蛇牀五味韭子益智補骨脂。龍
骨以蓮子粉丸服之而愈。又治一人。遺滑。月五六作。兼有腹痛觸冷。即痛痛極昏暈。初以
荆公妙香散不應。乃用鹿茸二錢。人參一錢。雄羊腎十枚去膜研末。神龍骨各一錢五分。
金櫻膏三錢。十劑而愈。

俞按醫書咸云。有夢而遺者責之心火無夢而遺者責之腎虛。

楊曰。虛字火字可刪。蓋心熱而遺。未有不虛者。

腎虛而遺未有不熱者正不如責之心責之腎之爲簡明無弊也二語誠爲括要以余驗之有夢無夢皆虛也不虛則腎堅精固交媾猶能久戰豈有一夢即遺之理故治此證者惟濕熱鬱熱二項勿以虛治而二項又各分二種麴蘖之濕熱宜端本丸膏粱之濕熱宜豬肚丸積痰之鬱滯宜滾痰丸神芎丸伏火之鬱滯宜滋腎丸豬苓丸除此二項必須人參雖按此不可執如陽溢泄母氣而遺者宜純陰壯水之方佐連藥以堅陰和陽人參遠疾皆忌人參遠疾皆忌如荆公妙香散以治心虛桑螵蛸散以治腎虛三才封髓丹以治陰虛固精丸以治陽虛或分用或合用再參之以熟地萸肉湘蓮芡實五味牡蠣錢膠金櫻膏而已無餘蘊矣然亦有效有不效則因虛者之有小虛有大虛而虛者之心或有嗜慾或無嗜慾也人若於慾事看得雪淡更極畏懼則熟寐時亦能醒覺先賢云醉猶溫克方稱學夢亦齋莊始見功此爲上乘楊曰此說不的余見愈長愈遺者多矣其人皆苦志讀書之士也若慾事過多精滑而遺者補之澀之即可致愈非難事也其次則用劉海蟾吸撮提三字做運想工夫先以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之訣繼以一吸便提氣氣歸腎一提便喚水火相見之訣久久行之功成可以不泄楊曰此法頗穩而取效甚速尚有慾念再於上牀臨睡時以兩手大肉擦熱反向背後擦腎俞三十六次腎俞熱則相火不作夜無淫夢楊曰陰虛火盛者用此法斯皆應驗之金丹殊勝咬咀之草藥故不憚饒舌以言之

楊曰一吸便提四語中有口訣須於密室中澄心定慮使氣息調勻然後大張其口則

真氣自滿切勿吸氣致令風入則為患。不隨即閉口用力喚下以意送至丹田降至兩足隨即提起從脊後升至泥丸仍降至口中放歸丹田此為一度。名曰火鍊隨即漱津滿口。用力喚下照前提故名曰水鍊。如此四次而止。凡提氣時即握拳曲股聳肩使氣易上。降氣時以漸舒放使氣易下且用功完後須用枕墊脇下倚卧良久左右更換使氣周流不滯。若覺火衰則多用火鍊。水衰則多用水鍊。每日按時為之其功甚鉅。然或誤用其患亦深不可不防也。

雄按白醫老人云遺失之證須用牽轉白牛之法。其法不拘布帛做一小兜將外腎兜起拴在腰後袴帶之上。此病自免。道家謂之張果老倒騎驢。

楊曰塞海底法較此尤捷。其穴在穀道前有小坎用手揣之即得。每早晚用指向後推百十下即不遺泄。隨用隨效真妙法也。

便濁

俞東扶曰醫書向有精濁溺濁之分。以余驗之濁必由精溺則有淋無濁也。凡患濁者竅端時有穢物粘滲不絕甚則結蓋。溺時必先滴出數點而後小便隨之。小便卻清。惟火盛則色黃亦不渾濁。古云淡面如油光彩不定。淡脚澄如膏糊。此是膏淋與下消證。非白濁也。白濁之因有慾心萌而不遂者。有漁獵勉強之男色者。有醉酒及用春药。

以行房忍精不泄者皆使相火鬱遏敗精瘀腐而成故白濁多有延成下疳重候。豈溺病乎。內經謂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甚則為赤濁或白濁久而血不及化為精亦變赤濁此則危矣。治法不外養陰清熱佐以堅腎利水蓋矢竅宜閉壬竅宜通也。初起者當兼疏泄敗精之品如滑石冬葵子牛膝草薢之類日久者當兼補元實下之品如人參熟地湘蓮芡實之類即濕痰濕熱為患雖非精病然濕熱內侵腎臟則精不清而為濁孫文垣治潘見所案及世人用腐漿衝滑石或白果漿者去其濕熱精自固也。濕痰下注腎臟則精不寧而為濁丹溪治一婦年近六十之案李士材治武科張姓案消其濕痰精自駐也。若係漏病何以不用淋證門石葦散八正散等方耶。即日久而元氣下陷有用補中益氣湯者亦以元氣得補纔能升舉其精不使滲漏且惟夏月當暑便濁用辰砂六一散及筋癰之白物如精隨洩而下用龍膽瀉肝湯二條方是漏病然與赤白濁情形原有別也。

五淋

孫文垣治丁耀大母案。

龜門選列

又治姪孫淋痛案。

俞按上條不用補次條不用養陰認證最清設效立齋景岳狃於歸脾湯補中益氣六

味生脈者必為二證之爻矣

又治李寅齋患血淋幾二年不愈每發十餘日小水艱澀難出竅痛不可言將發必先面熱牙疼後則血淋前數日飲湯水欲溫和再二日欲熱又二日非冷如冰者不可燥渴之甚能飲井水二三碗其未發時大便燥結四五日一行發則濁而不實脈左手短弱關弦大右寸下半指與關皆滑大兩尺俱洪大據此中焦有痰肝經有瘀血也向服滋陰降火及淡滲利竅之劑皆無效且年六十三歲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補治當去瘀生新提清降濁用四物湯加杜牛膝補新血桃仁消其瘀血枳實貝母以化痰山梔仁以降火柴胡升提清氣二十劑而諸證漸減再以滑石知母黃檗各一兩琥珀小茴肉桂各一錢五分元明粉三錢海金沙沒藥各五錢茅根汁熬膏為丸每服一錢空心及晚茅根湯送下而愈

又治祝芝岡案。

俞按前案云何可不兼補治而所謂補者不過四物湯耳其餘則皆消瘀及清利藥也。次方以滋腎丸加味而重用滑石元明粉沒藥海金沙以茅根汁為丸仍是清利兼消瘀。以六旬之老二年之久治法如此信乎血淋之宜通不宜補矣後案用腎氣丸加黃檗琥珀海金沙以杜牛膝汁熬膏為丸是於溫補下元藥中佐清利濕熱疏通瘀竅之。

法較前案稍異而煎方之芎歸杜牛膝木藥之滑石海金沙桃仁麝香韭菜汁藕汁仍是行瘀通竅並無參著熟地等藥大旨約畧可見

張路玉治沈韓倬案。

俞按治淋如文垣諸案經此案之治法權也經權合宜皆審脈以為辨莊子云匠石覺而診其夢夢何以診診之為言審也向來但云診脈未達診字之意不知善診即是善審審得明白病自顯然推之望聞問切素稱四診可見四件都要細審也

小便不通

李士材治素啟革平素勞心處事沉滯時當二氣小便不通用六一散不效再用芩濁木通車前等又不效李診脉兩寸洪數知為心火刑金故氣化不及州都也用黃連淡神牛膝人參麥冬五味一劑而愈

孫文垣治一富家婦當中秋大小便秘者三日醫以巴豆凡二服大便濁而小便愈秘脹悶脣突二十餘前陰脹裂不能坐臥啼泣欲自盡此轉胞病也柏樹東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錢延胡桃仁當歸瞿麥各一錢水煎入韭汁半杯服後食項而小便稍行玉戶痛甚小便非竭力努之則不出改用升麻桔梗枳殼延胡煎成調元明粉二錢乃提清降濁之意二便俱行而愈